

#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维专有名词生命度及其句法效应

赵江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8日

## 摘要

本文基于生命度理论, 以语言类型学为落脚点, 考察现代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中指人专有名词与地点专有名词的句法效应。从人称代词回指、高生命度动词结构及“V的N”结构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发现两种语言在回指层面共性显著, 均受动词语义指向与话题凸显原则制约; 在论元选择及“V的N”结构层面差异明显, 维吾尔语准入范围更广, 汉语限制更严。这一差异印证了形态丰富度与语义制约程度呈负相关的类型学规律, 为汉维语言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 关键词

专有名词, 生命度, 类型学

#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Animacy of Proper Nouns and Its Syntactic Effects in Chinese and Uyghur

Jiang Zh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20, 2026; accepted: April 27, 2026; published: May 8, 2026

## Abstract

Based on animacy theory and with a focus on linguistic typ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yntactic effects of personal proper nouns and place proper nouns in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Uyghur. It analyzes three dimensions: personal pronoun anaphora, high-animacy verb constructions, and the

**“V de N”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wo languages share significant similarities in anaphora, both being governed by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verbs and the principle of topic highlighting. However, they differ markedly in argument selection and the “V de N” construction: Uyghur allows a wider range of nouns to enter these structures, while Chinese imposes stricter constraints. This contrast confirms the typological principle that morphological richnes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semantic constraint,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ntras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Uyghur.**

## Keywords

Proper Noun, Animacy, Typ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生命度(animacy)研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视角。这一范畴源于自然界有生物与无生物的对立,在语言学中已抽象为一个具有句法语义制约力的语法范畴[1]。国内学界对此领域的探索持续深入。杨海明率先从句法可接受度、词类关联及特殊句式等多维视角,系统考察了汉语生命度的句法效应[2],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生命度研究的类型学视野逐渐拓展。武玉飞对比分析了汉维量词的生命度表征,揭示了两种语言在该维度上的共性与差异[3],为名词层面的汉维生命度对比提供了方法参照。关于汉维语名词的具体对比,阿依克孜·卡德尔构建了涵盖分类、构词、句法、语义及语用的全景式分析框架[4],特别是其第五章关于名词回指与话题化的论述,为本文考察汉维专有名词的生命度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其一,专有名词作为生命度序列中的高位范畴,其在汉维语中的句法表现尚未得到系统对比;其二,对生命度在两种语言中的制约差异,还缺乏专门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汉维语中指人专有名词与地点专有名词两类对象,从人称代词回指、论元选择及“V的N”结构三个维度展开研究。为提高研究客观性,引入60名汉维母语者的可接受度调查数据(汉语母语者30人,维吾尔语母语者30人),旨在客观揭示两种语言在生命度制约句法方面的类型学差异。

## 2. 汉维指人专有名词生命度对人称代词回指的影响

所谓回指,即篇章中后续成分对前文成分的指代关系。在回指理论中,徐赓赓将汉语的回指策略系统划分为名词、代词和零形三种类型[5]。此外,针对汉维语对比,阿依克孜·卡德尔指出,名词回指手段的异同构成了语用对比的重要内容[4]。

### 2.1. 汉语指人专有名词对人称代词回指的影响

温爱华的研究表明,汉语中指人专有名词的生命度对人称代词回指并无必然影响[6]。看以下例句:

- (1) 阿迪力激怒了孜乃甫,因为他……
- (2) 警察逮捕了那个人,因为他……

(3) 阿迪力打死了孜乃甫，因为他……

例(1)中“他”倾向于回指“阿迪力”，例(2)中“他”倾向于回指“那个人”，例(3)中“他”回指存在歧义。这表明人称代词的回指与句中动词的语义指向有关：人称代词倾向于回指非动词语义指向的指人专有名词。

在被动句中，情况有所不同：

(4) 孜乃甫被阿迪力激怒了，因为他……

(5) 那个人被警察抓住了，因为他……

(6) 孜乃甫被阿迪力打死了，因为他……

以上三例中的“他”均倾向于回指句首受事主语(孜乃甫、那个人、孜乃甫)。这一现象可以用“话题凸显”原则来解释：受事主语位于句首，成为话题，需要被强调和陈述，因此下文的人称代词倾向于回指这一受事话题。

## 2.2. 维吾尔语指人专有名词对人称代词回指的影响

维吾尔语的人称代词系统区分三个人称和单复数，第三人称单数为 u “他/她/”，复数为 ular “他们/她们” [7]。维吾尔语代词没有性的区分，但这并不影响其回指功能。

看一下例句：

(7) adil zinepni affıqlandi, fynki u...

阿迪力激怒了孜乃甫，因为他……

(8) saqfi u kifini tutuwaldi, fynki u...

警察逮捕了那个人，因为他……

(9) adil zinepni urup oltyrdi, fynki u...

阿迪力打死了孜乃甫，因为他……

与汉语相同，维吾尔语中人称代词的回指同样受动词语义指向制约，而非简单地取决于先行词的生命度高低。例(7)中动词 affıqlandi “激怒”的语义指向受事 zinep，因此 u 倾向于回指非语义指向的 adil；例(8)中 tutuwaldi “逮捕”的语义指向施事 saqfi，因此 u 倾向于回指 u kifini；例(9)中 urup oltyr- “打死”的语义指向具有双重性，“打”指向 adil 而“死”指向 zinep，导致回指歧义。

在被动态句子中：

(10) zinep adil teripidin affıqlandi, fynki u...

孜乃甫被阿迪力激怒了，因为他……

(11) u kifini saqfi teripidin tutuldi, fynki u...

那个人被警察抓住了，因为他……

(12) zinep adil teripidin urup oltyryldi, fynki u...

孜乃甫被阿迪力打死了，因为他……

以上三例中的 u 均倾向于回指句首受事主语，体现了“话题凸显”原则的跨语言普遍性。

## 2.3. 小结

在指人专有名词对第三人称代词回指的影响方面，汉维两种语言的表现表现为共性大于差异：均不受先

行词生命度高低的直接影响，而是受动词语义指向和话题凸显原则的制约。这一发现表明，回指规律在跨语言层面具有较高的普遍性，不受语言类型差异的显著影响。

### 3. 汉维地点专有名词的生命度对句法的影响

专有名词包括指人专有名词与指物专有名词，后者又包含一般指物专有名词与地点专有名词。本章重点考察地点专有名词的生命度对两种句法结构的影响：高生命度动词结构和“V的N”(行动词)结构。并结合60名汉维母语者的可接受度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结果以合理率(选择“合理”的母语者占比)呈现。

#### 3.1. 汉维地点专有名词与高生命度动词的搭配

维吾尔语互动范畴的语法手段比较简单，在动词、形容词和名词前后加互动标记或词语，构成动词、形容词和名词的互动义。

赵瑞兰发现，汉语中由于专有名词的生命度高于普通名词，当句中谓语动词具有较高生命度时，施事主语也是需要是具有较高生命度的专有名词[8]。先看例句：

- (13) 天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 (14) 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 (15) 这座大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 (16) 群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 (17) 这间教室张开怀抱欢迎全国各地学子。

可接受度调查的数据与赵瑞兰的发现基本吻合。见表1：

**Table 1.** Native speaker acceptability of Chinese location nouns collocating with high-animate verbs  
**表 1.** 汉语地点名词与高生命度动词搭配的母语者合理率调查

句式内容	汉语母语者合理率量	维吾尔语母语者合理率
天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84.83%	86.37%
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31.03%	78.79%
这座大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89.66%	78.79%
群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89.66%	78.79%
这间教室张开怀抱欢迎全国各地学子。	10.34%	63.64%

“天山”是专有名词，生命度较高，能够与高生命度特征的动词短语“张开怀抱”、“欢迎”搭配；而“山”是普通名词，生命度较低，一般进入这一搭配。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绝对。例(15)、(16)中，“这座大山”和“群山”也都是普通名词，但句子仍然成立。这是因为“这座大山”带有指示代词修饰；“群山”可以表示复数，二者都在指称上获得了更高的定指度，从而提高了生命度感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名词能够被拟人化理解，而拟人正是提高名词生命度的一种重要修辞手段。例(13)(15)(16)中的“天山”、“这座大山”、“群山”都被赋予了“张开怀抱”、“欢迎”这一人类动作，拟人化的解读使得这些名词在语境中获得了高生命度。而不能被拟人化的名词则难以进入此类结构，如例(17)。

维吾尔语的情况见表2：

**Table 2.** Native speaker acceptability of Uyghur location nouns collocating with high-animate verbs  
**表 2.** 维吾尔语地点名词与高生命度动词搭配的母语者合理率调查

句式内容	汉语母语者合理率量	维吾尔语母语者合理率
tijanʃan keŋ quʃaq eʃip her tereptin kelgen sajahetʃilerni qarʃi aldi. 天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84.83%	86.37%
taʃ keŋ quʃaq eʃip her tereptin kelgen sajahetʃilerni qarʃi aldi. 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31.03%	78.79%
bu ʃoŋ taʃ keŋ quʃaq eʃip her tereptin kelgen sajahetʃilerni qarʃi aldi. 这座大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89.66%	78.79%
taʃlar keŋ quʃaq eʃip her tereptin kelgen sajahetʃilerni qarʃi aldi. 群山张开怀抱欢迎各方游客。	89.66%	78.79%
bu sinip keŋ quʃaq eʃip her tereptin kelgen sajahetʃilerni qarʃi aldi. 这间教室张开怀抱欢迎全国各地学子。	10.34%	63.64%

通过对维吾尔语母语者的考察发现，维吾尔语中，绝大部分名词均可进入拟人化表达——无论是专有名词(tijanʃan)、光杆普通名词(taʃ)、带修饰语的普通名词(bu ʃoŋ taʃ)、复数形式(taʃlar)，还是汉语中无法拟人化的名词(sinip)。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拟人化修辞的运用：只要语境允许拟人化解读，任何名词都可以临时获得高生命度。

通过上述对比，不难发现：维吾尔语对主语名词的生命度的适用范围更广；汉语则有更严格的要求。这一差异的成因在于：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其丰富的形态手段可以提升普通名词的指别度，从而增强其生命度感知；汉语缺乏此类形态手段，因此更依赖于名词本身的词汇语义特征。

同时调查中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笔者对维吾尔语母语者也做了相关汉语句式的可接受度调查，结果显示：维吾尔语母语者对汉语拟人句式中以普通名词“山”和“教室”充当主语的表达，其可接受度显著高于汉语母语者，且这一判断模式与其在维吾尔语相应句式中的高合格率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表明，维吾尔语母语者在处理汉语句式时，受到了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即将其母语中允许的拟人化表达习惯迁移至汉语判断之中。

### 3.2. 汉维地点专有名词进入“V 的 N” (形动词)修饰结构的情况

地点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生命度的差异还体现在某些特定句法结构的准入条件上。赵瑞兰发现，汉语中高生命度的专有名词不能进入“V 的 N”格式中 N 的位置[8]。这一规律是否适用于维吾尔语？

在进行对比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的一点是汉维两种结构的形式与功能并不完全对等。

汉语“V 的 N”结构由动词加“的”构成定语修饰中心语 N，其中“的”是定语标记。该结构在句法上属于名词短语，定语部分不能独立成句，不具有谓词性。维吾尔语中与之功能相当的结构是由形动词(-ɨan/-qan)修饰名词构成的短语，形动词在形态上兼具动词和形容词特征：一方面保留动词的配价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后缀实现名词修饰功能。该结构在功能上与汉语“V 的 N”大致对应，但在句法地位上更接近关系从句——形动词短语可以独立充当谓语，如“men jamaʃqan tijanʃan.”中的“jamaʃqan”本身就是谓词形式，而汉语“V 的”不能单独成句。

然而，这种不对等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功能层面进行对比。两种结构均承担“用动词短语修饰名词”的核心功能，均可以用来回答“哪一个 N”的指别问题。本文对比的是专有名词能否进入该修饰结构的接受度差异，而非结构的内部句法细节。因此，结构形式上的不对等性不会削弱对比的有效性——恰恰相反，它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维吾尔语专有名词更容易进入：因为形动词结构保留了更多谓词性，修饰关系更松散，对中心语的指称属性要求更低。

经过调查, 汉维两种语言中相关结构的可接受度如表 3 所示:

**Table 3.** Native speaker acceptability of basic forms in Chinese-Uyghur “V de N” constructions

**表 3.** 汉维 “V 的 N” 结构基础形式的母语者合理率调查

“V 的 N” (行动词)	汉语母语者合理率量	维吾尔语母语者合理率
jamaŋqan tijaŋjan. 爬的天山	37.92%	63.64%
jamaŋqan taŋ. 爬的山	79.31%	77.27%
turŋan yrymŋi. 住的乌鲁木齐	34.48%	63.64%
turŋan feher. 住的城市	82.76%	81.82%
sajahet qilŋan saqram keli. 游览的赛里木湖	34.48%	72.73%
sajahet qilŋan menzire nuqtisi. 游览的景点	89.66%	81.82%

由表 3 我们可以看出: 汉语中, 专有名词在进入 “V 的 N” 结构时一般情况下确实难以接受。究其原因, 专有名词本身具有唯一指称性, 不宜再用定语进行限定; 定语的限定功能与专有名词的唯一指称性产生冲突。而在维吾尔语中专有名词进入形动词结构同样具备较高的可接受度。共同点是, 汉语和维吾尔语专有名词可接受度均低于普通名词可接受度。

然而, 在特定语境下, 这些结构可接受度就发生了变化, 见表 4:

**Table 4.** Native speaker acceptability of the “V de N” construction in specific contexts in Chinese and Uyghur

**表 4.** 汉维特定语境下 “V 的 N” 结构母语者合理率调查

相关语境	汉语母语者合理率量	维吾尔语母语者合理率
bu del men jamaŋqan tijaŋjan. 这就是我爬的天山。	74.71%	81.82%
bu del men turŋan yrymŋi. 这就是我住的乌鲁木齐。	74.71%	87.88%
bu del men sajahet qilŋan saqram keli. 这就是我游览的赛里木湖。	75.85%	93.94%
bu jenila men jamaŋqan tijaŋjanmu? 这还是我爬的天山吗?	90.80%	81.82%
bu jenila men turŋan yrymŋimu? 这还是我住的乌鲁木齐吗?	90.80%	87.88%
bu jenila men sajahet qilŋan saqram kelimu? 这还是我游览的赛里木湖吗?	86.21%	87.88%

由表 4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汉语还是维吾尔语, 在专有名词相关结构进入特定语境后可接受度都提高了, 汉语更加显著。

这是因为 “天山”、“乌鲁木齐”、“赛里木湖”等虽然在说话者群体中具备高生命度特征, 但对于未曾涉足的听话人而言, 其生命度显著低于其熟悉的家乡。正是基于这种生命度的相对性, 使得句式得

以成立；通过“虽然我 V 过 N，但此时 N 已非彼时 N”的反问形式，表达了“当前 N 并非曾经熟悉的 N”这一否定性判断。由于语境变迁导致指代对象 N 的生命度发生了临时性波动，这种生命度波动使得上述句式具备了语用上的合理性。

## 4. 差异成因与理论讨论

上文已经考察了汉维两种语言在指人专有名词对人称代词回指的影响、专有名词进入高生命度动词结构的条件、以及专有名词进入“V 的 N”结构的准入情况。综观三个维度的对比，可以初步归纳出以下基本事实：在回指层面，两种语言均受动词语义指向和话题凸显原则制约，共性较强；在论元选择层面，汉语对主语名词的生命度要求更为严格，维吾尔语则允许普通名词乃至无生名词通过拟人化进入高生命度动词结构；在“V 的 N”结构层面，汉语专有名词一般难以进入该结构，而维吾尔语专有名词可自由进入。上述差异的系统性存在，可以从语言类型学层面寻求解释。

### 4.1. 生命度的相对性与波动性

在深入讨论类型学规律之前，有必要先审视生命度范畴本身的性质。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生命度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词汇属性，而是具有相对性和波动性。

生命度的相对性体现在：同一个名词在不同交际对象、不同语境中，其生命度感知可能存在差异。例如，tijanfan (天山)对新疆本地人和对外地人而言，其熟悉程度和生命度感知是不同的。这种相对性为专有名词进入某些原本受限的结构提供了可能——当一个地点对说话者具有特殊的情感意义时，其生命度感知会相应提升，从而更容易进入拟人化表达或定语修饰结构。

生命度的波动性体现在：同一个名词在同一说话者的不同语境中，其生命度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在反问句“bu jenila men jamaŋqan tijanfanmu?”(这还是我爬过的天山吗?)中，tijanfan (天山)从一个确定的高生命度指称对象变成了一个需要重新确认的对象，其生命度发生了语义波动。这种波动性解释了为何在反问句、对比句等有标记语境中，汉语专有名词进入“V 的 N”结构的可接受度会有所提升。

### 4.2. 差异成因的类型学解释

#### 4.2.1. 形态手段 vs 语序手段

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依靠丰富的形态变化(形动词后缀-kan/-qan)实现修饰关系，这种形态手段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不受被修饰名词的语义特征影响。汉语依靠语序和虚词实现修饰关系，这种句法手段更容易受到语义因素的干扰。

#### 4.2.2. 定语的功能分化

维吾尔语中，形动词短语修饰名词是一种基本的、中性化的句法操作，不额外赋予被修饰名词特殊的语用色彩。汉语中，“V 的 N”结构中的“的”具有强烈的指别功能，当 N 为专有名词时，这种指别功能与专有名词本身的唯一指称性产生冲突，导致结构难以接受。

#### 4.2.3. 形态丰富度与语义制约的负相关

这一发现与语言类型学中的普遍认识相吻合——形态越丰富的语言，句法结构受语义因素的制约越小；形态越简单的语言，句法结构越容易受语义因素的干扰。

### 4.3. 对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启示

阿依克孜·卡德尔[5]指出，从名词的对比角度可以观察汉维两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点。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生命度范畴可以作为观察语言类型差异的有效窗口。

### 4.3.1. 生命度的语法化程度存在跨语言差异

生命度在汉语中是一个具有句法强制力的语法范畴，制约着多种结构的合法性；在维吾尔语中则主要是一个语用 - 认知范畴，为修辞选择提供可能，而非施加句法限制。

### 4.3.2. 形态手段与句法手段的功能互补

维吾尔语的形态手段承担了汉语中由句法手段实现的许多功能，这使得维吾尔语句法结构更为能产，受语义制约更小。

### 4.3.3. 连续统视角

汉语(典型孤立语)和维吾尔语(典型黏着语)代表了形态丰富度连续统的两端，其他语言可能处于中间状态，其生命度制约程度也相应居中。

## 5. 结论

本文基于生命度理论，系统考察了现代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中专有名词的生命度特征及其句法效应。通过聚焦指人专有名词与地点专有名词两类对象，从人称代词回指、高生命度动词结构及“V 的 N”结构三个维度展开对比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回指层面共性显著：两种语言均不受先行词生命度直接影响，而受动词语义指向与话题凸显原则制约；第二，高生命度动词结构中，维吾尔语准入范围更广，普通名词亦可通过拟人化进入，汉语则要求更严；第三，“V 的 N” (行动词)结构中：汉语专有名词难以进入，维吾尔语相对自由。

上述差异指向一个更一般的类型学规律：形态丰富度与语义制约程度呈负相关。形态越丰富的语言，句法结构受生命度等语义因素的制约越小；形态越简单的语言，句法结构越易受语义因素干扰。生命度在汉语中已高度语法化，成为具有句法强制力的范畴；在维吾尔语中则主要是一个语用 - 认知范畴，为修辞选择提供可能。

生命度对比研究为汉维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其他词类的生命度特征对比，以及生命度与两种语言其他语法范畴(如时、体、态)的交互作用对比。

## 参考文献

- [1] Bernard Comrie.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M]. 沈家煊,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2] 杨海明. 生命度与汉语句法的若干问题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广州: 暨南大学, 2007.
- [3] 武玉飞. 类型学视角下的汉维语量词生命度探析[J]. 山东青年, 2020(9): 123, 125.
- [4] 阿依克孜·卡德尔. 现代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名词对比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06.
- [5] 徐赳赳. 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6] 温爱华. 两种专有名词的生命度及其对句法的影响[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9(1): 31-37.
- [7] 力提甫·托乎提.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8] 赵瑞兰. 汉语名词生命度初论[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2007.